

21世纪  
年度最佳  
外国小说  
2016

*La isla del padre*

# 父亲岛

[西班牙] 费尔南多·马里亚斯 著

梅莹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21世纪

年度最佳  
外国小说

2016

*La isla del padre*

# 父亲岛

【西班牙】费尔南多·马里亚斯 著

梅莹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2016-6934

La isla del padre

© Fernando Marías, 2015

© Editorial Planeta S. A., 2015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7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父亲岛/(西)费尔南多·马里亚斯著;梅莹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

(21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

ISBN 978-7-02-012347-6

I. ①父… II. ①费…②梅… III. ①长篇小说—西班牙—现代  
IV. ①I55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025370号

责任编辑 张欣宜 张海香

装帧设计 李思安

责任校对 杨益民

责任印制 苏文强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阳区大街166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刷 三河市鑫金马印装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164千字

开 本 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印 张 8.125 插页1

印 数 1—5000

版 次 2017年3月北京第1版

印 次 2017年3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12347-6

定 价 29.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 出版说明

评选并出版“21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是一项新创的国际文学作品评选活动 and 出版活动。在世界文学格局中，由中国文学研究机构和文学出版机构为外国当代作家作品评奖、颁奖，并将一年一度进行下去，这是一个首创。

“21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评选活动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和中国外国文学学会及各语种文学研究会(学会)联合举办，人民文学出版社主办。评选委员会由分评选委员会和总评选委员会构成。各语种文学研究会(学会)遴选专家，组成分评选委员会，负责语种对象国作品的初评工作；再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中国外国文学学会及上述各语种文学研究会(学会)委派专家组成总评委会，负责终评工作。每一年度入选作品不得超过八部。入选作品的作者将获得总评委会颁发的证书、奖杯，作品由人民文学出版社组成丛书出版，丛书名即为：“21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

总评委会认为，入选“21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的作品应当是：世界各国每一年度首次出版的长篇小说，具有深厚的社会、历史、文化内涵，有益于人类的进步，能够体现突出的艺术特色和独特的美学追求，并在一定范围内已经产

生较大的影响。

总评委会希望这项活动能够产生这样的意义,即:以中国学者的文学立场和美学视角,对当代外国小说作品进行评价和选择,体现世界文学研究中中国学者的态度,并以科学、谨严和积极进取的精神推进优秀外国小说的译介出版工作,为中外文化的交流做出贡献。

自2002年第一届评选揭晓到2015年,“21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评选活动已成功举办14届,共有24个国家的86部优秀作品获奖,其中,2006年度、2003年度法国获奖作家勒克莱齐奥和莫迪亚诺先后荣获了2008年、2014年诺贝尔文学奖,足见这一奖项的权威性和前瞻性,也使“21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重要文学奖项。

自2008年开始,这套书不再以外文原版书出版时间标示年度,而改为以评选时间标示年度。

自2014年起,韬奋基金会参与本评选活动,在“21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评选基础上,设立“邹韬奋年度外国小说奖”,每年奖励一部作品。

我们感谢韬奋基金会的鼎力支持。我们相信,“21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的评选及其出版将结出更加丰硕的成果。

人民文学出版社

“21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评选委员会

“21 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  
评选委员会

总评选委员会

主 任

聂震宁 陈众议

委 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叶廷芳 刘文飞 陆建德 陈众议

吴岳添 肖丽媛 金 莉 徐少军

高 兴 聂震宁 程朝翔 管士光

秘书长

欧阳韬 陈 旻

西葡拉美文学评选委员会

主 任

徐少军

委 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刘京胜 李 静 范 晔 徐少军 徐 蕾

当水手的父亲常年漂泊在外,与家人聚少离多,在孩子心目中的形象是零散和模糊的。父亲去世后,费尔南多·马利亚斯凭借父亲留下的航海日志,开始追寻父亲的足迹。随着时间的推移,父亲的形象开始慢慢变得丰满和完整。这是亡父与儿子的对话,是逝者与生者的交流,是对亡父足迹的探寻,更是对生命的思索。

### “21 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评选委员会

Cuando era niño, su padre recorría los mares del mundo durante largos meses y dedicaba poco tiempo para la familia, dejando una imagen vaga e incompleta en la mente de Fernando Marías, quien, después de la muerte del padre, encontró su bitácora y decidió seguir su itinerario de viajes y recrear con el tiempo la figura de él. Se trata de un diálogo entre el padre y el hijo, y un intercambio de ideas entre el muerto y el vivo. Más que una búsqueda de las huellas dejadas por el padre muerto, se entiende como una meditación sobre el valor de la vida.

**Jurado de las mejores novelas  
extranjeras anuales del siglo XXI**

## 致中国读者

《父亲岛》在我心中酝酿了五十余年,可以说,我开始写这本书比初次想象自己有一天会写小说要早得多。

如今,书已完稿,并在数月前出版,我有一种感觉挥之不去:父亲与我共同走过的那条漫长、有时又各异的路,除了度过我们的真实生活外,为的就是要将《父亲岛》写出来。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一个古怪而令人忐忑的信念:若此书不在,我父亲和我自己的故事将会残缺不全。我以为,如无此书,一个已离世之人穿越地球的圆周就不会闭合。而我,要是未深入这部死生契阔、令我今非昔比的小说,那么现在写下这番话的费尔南多·马利亚斯将会大相径庭。《父亲岛》仿佛拥有自己的生命般影响着我。

小说的正史已为人熟知:2009年2月,我父亲遭受死神重袭,2013年6月终被带走。第一次之后,我构思写一本关于他的书,他去世之后,我开始动笔,其间我一直在思考、记录、构想……终于浮现的这本书有许多父亲小说式的生平和关于我的小说体自传:我的父亲是货船船员,专注的心灵旅者,我持有他的遗产而不能也不可能想去补偿,一切皆是文学与我俩都迷的冒险电影的基调。我想说,这本书是万里无云



的天蓝色——在写作之前,我总有一个些许古怪的癖好,或是随性去定义并这样称呼一本新生的书该有的色彩。《父亲岛》是天蓝色。紧张的夏日里,我在孤独又空荡荡的旧屋里写作,独自与在家中行走一生之人的亡魂相处,它们大多离我很近。产生与幽灵共处的念头往往令人焦虑或惶恐,但截然不同,我确信那是我生命中最幸福的时光,鲜有的甜蜜与富饶。我认为所有人都应与回忆独处一段时间,仔细从容地倾听我们故人的絮语。我们从中学习,最终会变得更谦卑。我这么做了。也许因为这一切,这本书从开始谈论一个深受爱戴之人的死,到最后不知不觉变成一本关于生命的光辉、关于快乐、关于人类灵魂膨胀的巅峰与能量的书。

写作结束后,我一度想着,结尾的句号封闭了召唤而来的所有圆圈。但我错了。

因为几个月前,大约就在《父亲岛》的推介与读者见面会那漫漫长路终结之时,我渐渐感觉裹上了一层淡而持续的忧伤。直到那时我想,如此搭配的形容词只能用于描述雨,真正融入此书气息和我自己生活的雨。我刚展露的忧伤未淋湿也没造成某种困扰,但它确实连绵不绝,似乎包含某种讯息。事实上,某个早晨已清楚表明:父亲的离去让我猛然领悟,我的青春已逝。我也知道,这并非一个悲惨、揪心或痛苦的结局,但的确无法逆转。

青春已逝的想法意味着什么?当这个问题浮现在我眼前时,我不知道答案,现在仍然不知,但无法解释一个事实并不会消除事实;相反,至少强化了事实。心理分析学说,我们作家很幸运,因为我们的工作良药,给予保护,抵抗黑暗——有外部的晦暗,也有内心的阴霾,后者无疑是最危险的。平心而论,青春已去突然让我想到一个全新而陌生的舞台,除了走

过去别无选择；又像一片情感寄居的未知海洋，只是时而模糊地让我们忆起先前常常体味的喜怒哀乐。由此可以说，通向衰老之路是一次类似于少年求索的学习，只是喷涌而出的沸腾之势被脆弱的怀想沉静取代，这一切产生不安却也引发思考。

譬如，我现在书写的字句。关于一本我以为能自圆其说的书我很难讲出点什么。纸页间能找到的清晰写下的内容，用其他话重复会有价值吗？因此，我选择谈谈《父亲岛》正在我心中泛起的涟漪而非赘述它已掀起的波澜，写一篇全新的文章而非加深已有之物的色彩。一个人写的小说并非都有这份才能；事实上，绝大部分是缺乏的。这段美丽的发现真是个愉快的消息：《父亲岛》活着，依旧有料可说、可对我说。小说讲述我的往昔岁月，突然像是为走向未来之路准备的行囊：回忆成了灵丹妙药。

当我得知此书将被译成汉语时，首先映入我脑海的是一个细微的场景：少年的我与父亲一起生活，在绵长的漫步中，我们相互探究，相互了解。这个场景本应是书的一部分，也许从现在起就是了。

“做水手让你了解了世界上所有的国家。”我这么对他说。那时，我觉得他的工作是所有工作中冒险经历最多的。

“不是的。”他解释道，“我不是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旅行的，我去那些我被带去的地方。年复一年，这变成了一件比较失望的事。目的地接踵而至，却从未恰好带你去你脑海中的神秘之地。”

“比如？”我想知道。

“比如，中国。”他干脆利落地答道，“我的职业接近尾声，我很快就要退休了。而我已想到，我永远去不了中国了，那是

我最想了解的国家。”

一个成为小说主人公的人能从这本书里继续认识有生之年未能了解的天涯海角吗？如果存在魔法，那些黑暗，尤其是来自内心的黑暗会更加微不足道，因此，我们可怜的人类理所当然会想到魔法的存在。

我立刻觉得有些奇妙：我的青春随我父亲之死而终结，这种感觉变成一场幻想，而这样的想法或许能让一本书诞生，一本有一天我可能会写的意想不到的书。

费尔南多·马里亚斯

2016年10月

## 译者前言

良好的家庭教育离不开好妈妈,这似乎已是全世界通用的法则。妈妈会悉心照顾孩子的饮食起居,会给他们买衣服和玩具,会给他们讲故事,给他们生活上的安全感。正如小时候的“我”:他有一个好妈妈,诙谐幽默,勤劳能干,还会讲精彩的故事。这让他感受到了家庭的温馨与安宁,建立起他对世界的初步认知和联系。小费尔南多就像大观园里的贾宝玉,完全是与母亲与外婆打交道,几乎没有父亲的启蒙熏陶。

费尔南多的父亲是一名船员,因为工作的关系常年在外奔波,父亲的缺失使得父子之间产生了隔阂——彼此恐惧。儿子对父亲感到陌生害怕,父亲对儿子也是不知所措。他们每一次见面都是对双方的煎熬和折磨。

那么,父亲真的是家教的死穴吗?

这些年,各种亲子真人秀节目可谓异军突起。它们中的许多都破天荒地展现了中国新一代父亲积极与子女沟通与互动的一面。由此,人们开始关注父亲在现代社会养育子女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问题。

在这本书里,作者与他的父亲因分离产生恐惧,却因陪伴消除了芥蒂。父亲并没有一直在他身边,但他尽力参与孩子

的生命成长过程。在他们有限的相处时间里，父子俩一起攀登帕加萨里山，一起分享大海与岛屿的故事，一起观看和评论美国西部大片。这是一段父子之间精神交流的奇妙旅程，有风云际会的历史，有惊险刺激的电影，有津津有味的冒险奇遇，还有对儿子曾经萎靡生活的包容与理解，充满着智慧的关照、情感的温暖与人性的浸润。

《父亲岛》是作者对自己的父亲乃至所有父亲的献礼，是父子之间慢慢克服困难、战胜恐惧、走向沟通与和谐的故事。作者将一个个蒙尘的细节娓娓道来，营造出可触可感的亲子现场。他们之间的情感演变，牵动了我心中最柔软的情愫。

我想起了英国画家安东尼·布朗的绘本——《我爸爸》。爸爸其实很普通、很平凡，但在孩子眼里却是一个果敢聪明、多才多艺、浪漫有情调的形象。绘本的最后，孩子说：“我爱他，而且你知道吗？他也爱我，永远爱我！”这最后的情感宣泄或许也是本书作者的心理写照。

我又想起了台湾女作家龙应台的散文——《目送》。她说：“所谓父女母子一场，只不过意味着，你和他的缘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断地在目送他的背影渐行渐远。你站立在小路的这一端，看见他逐渐消失在小路转弯的地方，而且，他用背影告诉你：不必追。”费尔南多淡淡的回忆，让父亲的一切都有了光彩，即便是最后的老年痴呆依然让人感受到了深深的爱意。他目送父亲离开了，不管父亲的影响是清晰还是模糊，是温暖还是淡薄，回忆过后就是大胆前进，面对广袤壮阔的生命之海，承担风雨，独自前行。

《父亲岛》里不仅有父亲，也有作者自己的年少感怀与中年感悟，既见岁月，也见人。面对一部向文学与电影致敬的作

品,我极力想将其行云流水的文字再现出来,不过因水平有限,难免谬误,敬请指正。

译 者

2016 年 10 月于苏州

记忆如书。经久不衰才重要。

故事要从 2009 年 2 月 16 日写起，尽管当时的我根本想象不到。

手机一大清早就在振动，亮起的屏幕上显示我妹妹安娜的名字。这很可能十万火急，与我们在毕尔巴鄂的老父亲的健康有关。

等待已久的地狱。

就这样来临了。2009 年 2 月那天黎明，我八十九岁的父亲突遭死亡重击。

此前的数十年里，他已三次幸免于难，且不谈内战中捡回一命的惊险巧合：年轻时一次复杂的胃部手术，成年时一次远海遇难的悲惨命运，垂暮时一次严重的摔跤。三次侥幸除晴天霹雳外，并未付出更多代价。每次程度不同，相应的康复也得以承受，尽管如今我会问这些随从是否能算作死神的一部分。事实上，他们是被派出的“预死亡”先头部队，目的是刺探未来囚徒的软肋，某个邪恶协定下的勘探，用于测量每块肉、每根骨或每个大脑的弱点。

那天早晨，我母亲虽然耳背，但从床上听到怪声，这声音将她如弹簧般推向走廊。此后可以证明她什么都没听见，事

实上,因为耳聋,她什么都听不见。然而,她立刻预感大事不妙。如今,她还认为自己脑中虚构的声音就是为了叫醒她,让她赶去救她的伴侣。倘若没她的这般反应,我父亲那天早就死了,随之带走的重中之重将是这本书的动机。

据她后来出奇清晰的描述,在走廊里,他躺在呕出的一摊血上。一见他倒在地毯上,她就明白,长久而美好的伉俪生活在那里,就在那里,就在那一刻终结,正径直走向穷途末路。她是对的:诊断为癌症,摘除胃和脾,预计仅能活几个月,而我父亲躯体的坚强抑或隐秘的意志力将其生命延至四年。

医生对我和我的弟弟妹妹说,他的基因就像彩票的头奖。

但从那时起,我前所未有地照顾起我的胃。我看管它,呵护它,害怕它胜过其他任何器官。因为我天天证实,我的五官越来越像我的父亲,我也该想到,我的细胞,同一棵树上的叶子或同一本本子上的纸页,甚至从我出生之前起就已有相同的结局。如果有天胃癌与我相遇,我不会吃惊。我等它,而等待的时候,我倒不害怕了。与此同时,我继续遵循父亲先前尤其是“预死亡”后的建议,为了将疾病缩减成一个简化的象征意义,我比从前吃更多的水果蔬菜。或许他的这份建议是在送我几分钟,以绵薄之力,积少成多,累加至几个小时和几天。虽然没法证实,但没人能反驳,这番谨小慎微最终会给我在地球上的遨游增加比如五年六个月零八天的生命。

这是无形的。我们别对如此铁证视若无睹。

他年迈的身躯并未在手术室里凋零,外科医生早就提醒,这是很可能发生的事。我们能马上到病房看他,他虚弱而憔悴,却拼命在恢复。

回马德里前,我最后一次探望他。那天,我们单独在医院的病房里,四五楼的样子,从那儿望得见街道。



“我们是蝼蚁。”我记得他声如细丝地说道。

他的意识完全清醒，并透过离床几米外的窗户，注视着工作日上午毕尔巴鄂一条主干道上的匆匆行人。我慢慢靠近他，默默地，怕扰乱他的思绪。他一手拽着拉开的纱帘，另一手扶在墙上。走完那几米是羸弱之躯允许他完成的唯一运动，从床走到窗，从窗走到床，每天两次，上午下午各一次，但他以坚定的决心完成，似乎是精神和身体为加快康复而协商的价格。

“那些人为何如此奔命？”他冥思苦想，“他们要到哪儿去？如此急着踏入坟墓。”

他松开纱帘，回到床上，没要我帮忙。他似乎至多让我守着他，甚至为了向我告别陪我到门口。他的外孙女、安娜的大女儿伊蕾娜快要到了，我去车站时她来陪他，但她发短信说要晚几分钟。因而我又坐到床边，观察我疲惫无助的父亲，由于跋涉至窗前，他仍然气喘吁吁。他用同样筋疲力尽的表情望着我，望着靠在墙上的行李箱。他左手放在大腿上，右手一直贴着胸。他显得有点郑重其事，似乎是怕有人突然拍下他，来捕捉一点他康复过程中的屈辱意味。我们交谈着，柔声细语，慢条斯理，短句间停顿明显。他晕倒后强化了这种节奏，我理解为意识模糊、昏昏欲睡、心无旁骛……此刻似乎要求我以浅显的方式告诉他我的工作计划和可能涉及的困难，我猜想疲乏令其无法深究细节。然而很快，伊蕾娜到了，另一种充满能量与纯粹生命力的节拍在房间散开。我准备离开，我父亲表面看来仍疲惫不堪，一直盯着我的眼睛，只说了一个词：

“加油！”

就是这个词，既没形容词也没动词的孤塔，他一般极少使用。如今的我依然能听到这个词，如空谷足音，每每听到，都会愈发深谙其精髓：简单的遗产，巨大的遗产。一个被手术刀